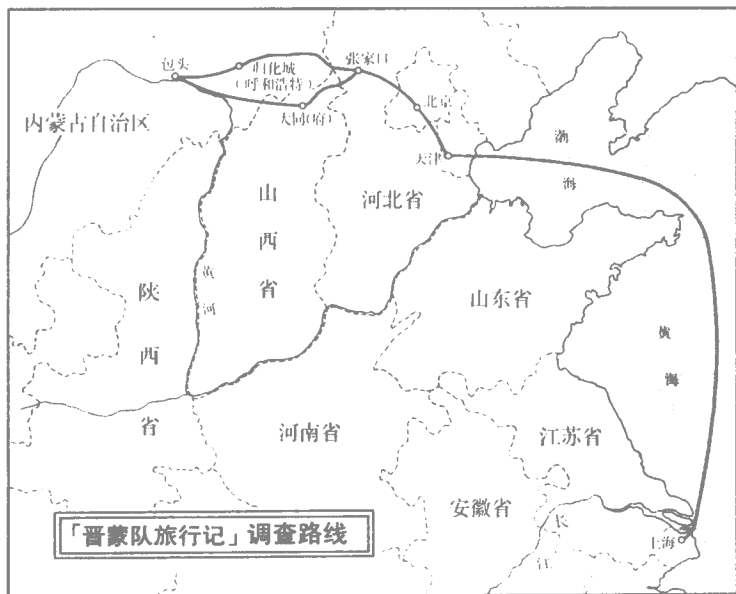


晋蒙队旅行记

选自第 6 期生(明治 39 年入学 明治 42 年毕业)《禹域鸿爪》



时间 明治 41 年(1908 年)7 月 10 日—10 月 24 日

队员 玉生武四郎 梅津理 坂猷吉 宫崎吉藏

(其他队员名不详)

出发：7月 10 日

归院：10月 24 日

经过地方：骑马辞别燕京，北向蒙古，踏破南口、居庸、八达岭之险，自张家口始进入调查区域，再越长城，于汉洛鲁巴（音译）追怀铁木真之雄图，渐入察哈尔游牧区大草原，由此过归化城，沿黄河入内蒙古，领略阴山及大鄂尔多斯沙漠之壮观，向西止于包头。归路自归化城南下，在朔北严寒的追迫之下，由得胜口至大同府，沿长城再入张家口。

序

7月 10 日晋蒙队怀着悲喜交加的心情暂时告别了书院，喜的是理学士出口君与理科大学生丰原君成了我们的新队员，悲的是渐户君突然发病，必须归国疗养，离开了晋蒙队。

想到前面的朔北荒烟之地和生病的病友，便不胜感慨。我们乘坐招商局的普济号，终于踏上了征途，在渤海边上迎来了阴历十六的月夜，再沿着九十九曲的白河上溯，饱受单调无聊之苦后，14 日到达天津的紫竹林码头，在茅草屋住宿。

在已毕业的诸校友的好意下，我们花了 10 天时间在北京、天津准备调查及其它的事情，虽然因为八达岭发水而意外地耽误了出发，但八位骑士终于于 25 日在德兴堂集合，向前来壮行的北京队和喇嘛庙队队员们挥舞着帽子，说了再见。

从北京到张家口之间

大约行 420 华里，一般需要 5 天时间，然而其高度差实际上超出 2600 尺，可以想见渐渐爬上蒙古高原之状。25 日上午 9 时出前门，我们一行骑着七匹马，带着一匹驮马和一辆二马套的轿车。在“无风三尺土，有雨一街泥”的燕京时常要受风雨之苦，但此日天空一片，连一丝儿云彩都没有，我们不由得意气焕发。因不惯于骑行，在马上受苦良多。“鞍上不见人”是对高手的评论，而我们的情况却是在鞍上看不见人时其实是苦笑着在地上走，那些过往的旅客奇怪地看着我们，不知该作如何评论，而我们为自己壮观的军容相顾微笑。不知不觉已过万寿山、玉泉山，当夕阳在西山一带变得朦胧时，到达西贯市，北游的第一夜在同和店投宿。

(1) 西贯市

山近水清，森林碧绿，住在这个村庄，心境极好。尤其少见的是，这一村子大多是回教徒，是新疆那边迁过来的土耳其古人的子孙，绿色的眼睛，鼻子下的胡子经剪刀剪过留在嘴边，一看就辨得出他们与汉人人种不同。问起他们的籍贯，回答说：“我是西域人”。这里姓李的很多，其中大的有四家，都以此村为总号，到北京的前门外头经营运送业，我们住宿的同和店是其嫡系。此夜的晚饭全是羊肉。

(2) 南口、居庸关、八达岭

翌日上午 10 时许到达南口，平原至此为止，到八达岭有 40 里山路。这条山路是历代中华统治者防御最可畏的朔北骁骑的最后凭依，中途有居庸坚关，在其入口处的八达岭，长城像长蛇一样把群峰连接起来。过去处处设有烽火台，由之顺次告急，但现在完全颓废，仅留下残迹了。

不久即到居庸关，在其壁上有著名的六国文字，蹲在关边，遐思缥缈，心逐长空：

元太祖问计于札八儿，对曰：“从此而北黑树林中，有间道骑行可一人臣尝过之若勒兵衔枚以出终夕可至。”太祖乃令札八儿轻骑前导，自暮入谷，黎明诸军已在平地，疾趋南口（《亭诗文集》）

十万轻骑衔着枚，迂回前进，很快就开始了对南口、居庸关的屠杀，当铁木真望着直隶的平原时，胸中该会涌现出何等的豪迈之情啊！

极木危峦望八荒，浮云夕日偏山黄。
全收朔地当年大，不断秦城自古长；
北狩千官随土木，西来群盗失金汤。
空山向晚城光闭，寥落居人畏虎狼。

这是明末文豪顾炎武在此关所作的诗句。

去八达岭途中有名胜弹琴峡。勒马立于长城之上，想到强悍的蒙古人，不由得怦然心跳。正在此时，有五六个穿着红色衣服的蒙古人鞭声高扬，驰骋而过。

此夜宿于岔道，关山的夕阳总觉得有些冷寂。

(3) 臭虫与蝎子

虽然早有思想准备，但仍然受不了南京虫、臭虫猛烈的攻击，在岔道口住宿时出口君始终睡不着，不停地叫道“真伤脑筋”。次日走 120 华里，到新保安停宿，又遭虫子袭击，我们一行都肿得面无人色。

坂君在岔道口时还看到了蝎子，所以半夜起来时，要把鞋子一一检查后才敢穿。

(4) 鸡鸣驿、宣化府

自八达岭以后，道路多有砂砾，在高原之中穿行。卢水博士曾在纪行文中将此称作沙漠，我想不无道理。怀来县是富产果物之地，太阳直射在无一树遮蔽之下的平原，人马苦于暑气。这时味美价廉的水果是最好的慰劳，我们一行每天吃掉 10 个以上的西瓜，不知不觉有了西瓜队的名声。

鸡鸣是个有诗意的驿站，在孤峰鸡鸣山下有一片边城，据说山上有一佛寺，有僧者十数人。

向前渡过杨河时，突然风雨大作，马夫慌不择路，叫道：“山洪下来了！”我们八位骑士催鞭渡过宽阔的河床的样子，好像电影中的镜头一样。

到响水堡的途中有座山峰，雨下得很大，马不时跌倒，真吓人。站在顶上俯瞰脚下的群峰，云在山谷中涌动，壮观之极。当麦克唐纳将军翻过斯普留根山，望着意大利平原时，其意气也不过如此吧。有时在山腰可看见白色而又在移动的东西，取出望远镜一看，原来是羊群。宣化府是古帝都，城墙大得惊人，但是全已荒芜，城

内一半以上成了旱田。拜访了在此地的师范学堂任教习的柿田氏，将转回途中需要在此停留之事向他拜托之后，就向张家口出发了。

张 家 口

蒙古与直隶分界 最初的山脉只是从宁川这里划开 以东西太平山口作为头 向南延长与市街相连 北口是长城。这是秦始皇时修筑的，不像八达岭那样用砖砌而成，只是用大石块垒积起来的，有一丈多高。

欧洲人把张家口叫作 Kalgan 语源出于大境门 起先康熙帝北征 大胜归来 在长城边设立了与蒙古分界的大境门 蒙古人称之为 Khalga 俄国人听到后便讹传成“张家口”，一直沿用至今。

张家口市的市街分为上堡和下堡，下堡是个小城，走出上堡一步就是口外之地。人口有五六万，其中“老西儿”即山西人很多，皮货店及其它店铺比次排列。不消说，作为对蒙贸易的咽喉之地，每天来自库伦、归化城、喇嘛庙三方面的货物委实很多，其运送的最盛时期在冬季。输出入的总额不详，但应不下五千万两。。日商有二家，即第二期学生石井经营的义成洋行，和由外语专业毕业的浦任主任的三井分行。

俄国人在此发展极大，在上堡有俄清银行，而且在口外元宝山一带有数间俄国商店和邮政局。

到张家口的次日，拜访了察哈尔都统衙门的洋务局总办额勒和泰氏，他虽是满洲人却英语说得很好，对来访的日本人一般很不

友好，但我等没有遇到此事。数日后一兵丁传来总办的命令，让我们去两个人，我以为大概是招待吃饭之事，于是自以为是地与宫崎君去了。总办用日语问候了一句“早上好”之后，接下来说的事情大出意外，他听说我们中有人每天在山上绘地图，“此地是北边第一要害之地，连中国陆军学堂的学生为练习而作的测量都不允许，你们也不允许。”虽然我们对此并非全然不知，但就那样认输可不甘心。我们用蹩脚的英语反复说：“你要知道我们没有带枪，而佩戴着同文书院的徽章，是旨在两国亲和的商业学校的学生。”那大人一惊，说：“阁下懂得英语吗？”我回答说：“当然，我们队员中精通德语、法语的人都有。”他大为吃惊。

到义成时石井刚好不在，一切都由他的店员古桥代办了。古桥与浦每天来好多次，两位因为平时没有谈话的对手，很是寂寞，一下子来了八位同胞，所以非常高兴。

在兴顺店呆了 11 天，每天照例大吃西瓜。遗憾的是梅津君生病回国了。

从张家口到归化城有三条路：一是沿着长城到大同府，经杀虎口然后从得胜口出塞外；二是直接出口外进入察哈尔游牧地，也可至归化城；三是沿第一条路但不经大同府，中途出口外，傍代哈泊而行。我们选择了第二条路，这是最北的一条路，虽然我们的旅舍、食料等准备不足，而且时有马贼出没，有些恐怖，但可从很多蒙古部落中通过，会很有意思的。

特别是，此路虽然在冬季是来自天山南北的骆驼商队的往来之路，交通颇盛，但现在是夏季，道路和旅舍都很荒芜。

8月7日受浦和古桥二位之请，在西太平山上举行送别宴会。夕阳在朔北的旷野上落下，白天的暑气散去，站在高处，可将张家

口尽收眼底，虽然席间只有黄酒和烧豆，但心情甚佳，至月亮高升后方才归去。

从张家口到归化城

最开始时铜钱用不上，只能使用制钱，十天间几次去换钱，但兑换比价以及其它事情太费工夫。渐渐地出了大境门，其时已是8月9日上午11时了。

我们一行雇了四台二马套的轿子车，每两人合坐一台，古桥骑马送了十多华里。

终于到了口外之地，心中虽然豪勇无比，但道路太差，车摇晃得厉害，极不舒服。

至土井子打尖。先前《每日新闻》的竹中通过此地时，曾有豹子出没，夺去小孩的生命。此地虽是荒村，但附近并非一片秃山、荒凉至极，为什么先生的笔下竟突然生出如此描述。行40华里，到了有名的汉洛鲁巴陡坡，大概爬过帕赉代其尤拉（音译）的险峰之后，就是无涯无际的五千尺的高原了。我们都下车攀登，中途从高处眺望长城，是何等伟大的风景哟！无数的山脉都在我的脚下。朔风飒飒，时时吹拂着我们的征衣，欲伫立而不能。

汉洛鲁巴有三四户人家散居当地，我们选择了其中稍大的房子投宿，用自己携带的白米做饭而食。

据传说，铁木真历经征战经过此地时，远望着富庶和人口众多的中华平原，才开始起了统一世界的雄心。面对如此雄大的自然景观，谁都会暂时抛却人间的细琐烦恼，兴起气吞宇宙的热望的。

(1) 蒙古犬

我们对这个名字恐惧已久。在欧洲人的旅行记中说，它们中有的可与两匹狼搏斗而获胜，想像中它们该是何等狰狞，初次在张家口见到它们时，是白天拴在一个暗处，对其猛姿已颇吃惊，而那还只是一条幼犬。我们跟同宿的蒙古人学习蒙古语，记住的第一句话是“ 啰火火衣 火勒 ”就是唤狗的声音 因为这是访问蒙古包时，首先要发出的问候语。

在汉洛鲁巴投宿时，有五六条大蒙古犬，入夜稍稍走出户外，它们就会咆哮起来，实在受不了。后来半夜要上厕所时，只好从屏障上开个小洞，用纸卷个筒子，把一端伸到外面去小便。可笑的是，出口君为了驯服它们，把剩饭给它们吃，但它只是摇着头却不吃。仔细一看，原来搞错了地方，放在犬的屁股那里了。

(2) 寒气

虽然常常听古桥说，走出口外一步，立刻就感觉到凉爽了，但是对其骤变仍吃了一惊。8月9日早上从张家口出发时，热得打赤膊都受不了，但到汉洛鲁巴时已是华氏60度左右，在夏衣上套上外套仍觉得很凉，在张家口买的皮褥子非常管用。从此以后的高原皆在三千尺以上，虽在热天却仍觉风凉水冰。夏天的8月一点也感觉不到暑气。

(3) 马楞丘依（音译）

10日上午6时半从汉洛鲁巴出发。满面云雾，“白云回望合，青霭人看无”，有时一阵风将百里的青雾吹散，可见前后都是广袤

的波状高原，东方更是高耸齐天的大山脉到黄花儿坪时适逢菜花盛开，麦子、乌麦、小米同时花落遍地，呈现出一片黄色。还有数千羊群悠游其间。蒙古包渐多，到有喇嘛庙的波鲁采依（音译）时，通向库伦的电线杆在路两旁并列而来，从此地突然向西拐，即可去归化城。此日整天未遇到旅人，傍晚下起了小雨一牧童骑着骆驼徐徐远去，消失在山岗后。当晚在马楞丘依投宿近处有三四户中国人家，六七个蒙古包翌日因下雨没有上路，在此地呆了一天。

入夜，臭虫极多，饱受其扰，难以入眠。炕上铺的毛皮和毯子中爬着的不下二百余个，实在没有办法。出口君自岔道口以来因为害怕便使用吊床，凡炕上一次也不睡，但是因为毯子里有了吊床里也就有了。这就是现实。

（4）饮食

当地人的日常食物是小米稀饭就山芋之类，故而我们打尖时吃的烙饼已是相当奢侈。这是白面和着麻油煎成的。我们再加人自己带来的砂糖，所幸鸡蛋很廉价，营养是够了。“不知不觉做了4斤烙饼和40个鸡蛋呢！”赶车的记得此事，未经我们的许可就对前面的伙计说。

晚饭时拿出自己带来的白米，命人做了稀饭，杀了两只鸡做菜。口外除了地麦、乌麦、山芋、白面之外，没有什么蔬菜。从张家口带来的萝卜、白菜、葱两天就腐烂得不能吃了。没有蔬菜的鸡汤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到张家口之前每天净吃水果，但此后到归化城的10天之间不仅没有水果，连蔬菜都没有，对我们来说是最大的痛苦。8月14日从匏多苕（音译）到帕斯漠（音译）的途中，难得

地遇到了自西而来的二台满载着李子的车子，强迫之下才卖给我们每人 2 斤，但一个小时便全被吃光了。

(5) 江湖医生

到马楞丘依住了一夜。一个中国人来到与我们的炕相对的赶车的炕上，不知为何事与他高声说了几句话，一会儿他便带来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，向我们讨药，一看那脑袋脓肿得像熟透的柿子一样，麻烦坂君给他涂了医局发的石炭酸软膏，一会儿他就抱来一只鸡作为谢礼，同时说他家还有一个病妇，患肺病 10 年，如果能得到诊治特别幸运，我们尽管非常可怜他，但下了药若万一出了事便不得了，于是连同他的鸡一同退了回去。

其后去访问蒙古包时，也常被被狂犬咬伤的脓肿之类涂药，但终于不堪其烦，训斥了赶车的，禁止他再吹嘘我们有药品的事情。

(6) 移居的中国人

我们感到意外的是，中原移民大量涌入口外，渐渐将蒙古人压迫到阴山山麓，长城附近再难见蒙古包的踪影，在大的河谷地带看到的一定是农垦地。原来在蒙古人中存在着禁止翻掘土地的浓厚的迷信观念，其生活资料的获取完全依赖于祖先传下来的畜牧方式。但是文明永远在进化，仅仅靠此种单纯的方法在生存竞争中难以立足，而口外的千里沃野又不仅仅只能放羊，蒙古人眼看着一天天贫穷下去，于是他们卖掉土地远走他乡，忍耐力极强的中原移民便追袭其后，从事耕作。

移民大多来自山西，他们用牛马进行大农场式的垦殖，其住宅是西北部常见的土造房屋，这不知开始于什么年代，但其房屋都是

新建的 从土地开垦的状态来推测 决非久远 大概就是三四十年前开始的事。所以此地尚未形成市镇 五六家一处散居在各地 我们经过的村落中 最大的拉霍采因 音译 也不过 140 间房屋。

移民如此之多，清国政府便在此地设立厅，派出行政官吏，采取与内地同样的政治来保护之，归化厅、萨拉齐厅无不皆然所以各地还有垦务局 为大力奖励移居 时常派出官吏下去教导垦殖的方法。可怜的蒙古人 在曾经跪在其脚下的汉人的欺凌下 他们放弃了自己的乐土，一步步向阴山下逃遁。

我们投宿的人家都是这种移居民。

(7) 住宿地

从汉洛鲁巴到归化城的天数和投宿地如下：

- 第一天 马楞丘依
- 第二天 旬多芒
- 第三天 霍鲁斯塔因
- 第四天 魁元图
- 第五天 塔依赳雅窝子
- 第六天 库窝海依

8 月 18 日终于到达归化城，穿过了所谓朔北的旷野。在三井分行的浦的介绍下，投宿于五十家子的中兴客栈。

(8) 朔北的旷野

从汉洛鲁巴到归化城，所谓朔北的旷野呈现在眼前，一望茫茫 与天际相连的高原本来并没有树林子 只是生长着尺把高的牧草。当来自乾海的烈风越过阴山 吹走白雪时 狼及其它野兽便会

出来，甚至扰袭羊群。但是夏季这里连鸟类都没有，只有安祥的山羊悠游其间，牛马临风嘶鸣，海拔四千尺的灵地静谧沉寂，好像包藏着不可解的神秘。这里虽然可称之为山，但其坡度非常缓慢，旅客渐渐登上竟浑然不知，到了顶上眼界大开，才惊觉已在山顶。

10天的马车之行 虽然惊叹于沿途风光 但毫无变化 很是无聊，不禁对热闹的城市、河水掩映的楼房等风景怀念起来。

臭虫的攻击和寒风的刺激 使人难以成眠 于是把赶车的叫起来：“起来 起来 天不早了。”急急忙忙把皮毛堆到车上 马马虎虎洗了把脸 迷迷糊糊带着梦走了 20 里。痛快的是看到了一轮红日在地平线的一端升起，东方顿成一片血色。到正午时无聊之极，话也说完完了，赶车的也不再哼歌了，又没有遇到新的旅人，也没有新的话题，只有一直沐浴着阳光，凝视着蜿蜒如波的高原，陷入冥想之中。

法国人尤克在其旅行记中记录此时的感想说：“地平线上云烟迷蒙，与其说蒙古高原既没有使人产生喜悦，也没有使人产生悲切，不如说使人怀着这二者混杂的微妙的感想。这种感想，可以称作淡淡的宗教式的悲哀，与其说是属于人界的，不如说是属于天上的 然而又没有完全离开地界。”

车夫“托来恰 托来恰”的叱叫声越来越急促 表明打尖的村落临近了，为了把车停进去，选择了一家有宽阔的院子的土屋，虽然下车后脑子里还是一片木然，但马上就能开口说话了。食物仍只有烙饼加鸡蛋，实难填饱肚子。一般打尖时为了喂骡子都是花两个小时休息。

日头渐渐西沉 在其红光映照下 平原也稍稍别有情趣 急归的牧童 翱翔的鹰鹫，显得很有生气。各个车子上也响起了高吟之

声，歌唱道：

扬起马鞭，越过长城，饮马黄河的大和武士，
勿言但使龙城飞将在，不叫胡马度阴山，
仰天看，太阳旗在世界上辉映其光，
朝着蒙古前进，惊叹这无际天涯。
旗帜飘扬惊动了阴山峰峦，
车中健儿不做名门闺秀，
要做蒙古夏日八月的黄金之花。

到达住宿地后，铺好皮毛，放下日记，走出户外，月光一片清澄。月亮！朔漠的月亮！

不久，白天支起帐篷休息的商队开始出动了，半夜枕边传来“啞啞啞啞”的声音 好似来自冥路一般 那是骆驼的铃声。沐浴着冰冷的月光，小山丘一样的骆驼隆隆移动的样子多么像一幅画呀！有时有五六百头，队列长达二三华里，商队中肯定伴有用以警戒的蒙古犬，有时也会发生趁值班人睡着后，割断绳子盗走骆驼的事。

(9) 车中睡眠

12 日走了 100 华里 到汉洛鲁巴时 因宿地狭窄肮脏 难于铺开八人的睡具，于是有四个人在马车上睡觉，车子约长 5 尺宽 3 尺 其上有顶篷 在里面铺上毛毯 点上洋蜡 感觉就像在日本四席半的书斋中读书一样。若横躺下来的话，因膝盖以下要伸出车外，所以裹上雨衣以防夜露。通宵仰望着月亮而睡，虽然很是风雅，但蒙古犬一直在车边徘徊，总是对着低矮的屋顶狂吠，非常恐怖。此后经常在住宿困难时睡在马车上。

(10) 罗马天主教

口外罗马天主教的活动很盛，传教士多是意大利白人，数十年从事布教工作，信徒众多，非常有势力。

公元 1844 年，夏贝特和尤克两位传教士受罗马教皇之命，来蒙古和西藏一带旅行，自其视察和上奏以来，教会逐渐发展，现已有十多个教堂了。

我们在拉霍采因见到了其中较大的一座教堂，在一片邈远的土小屋中间，有一幢壮观的二层建筑，高高地立着十字架，6 名传教士都是白人。我们与他们的会谈很有意思，法语和汉语是他们的强项，却不能说英语，我们操着汉语、英语和德语，但又不通法语，他们可以听懂英语但不能说，因才来了一年满语也不通，我们招呼传教士时用英语，出口君等人与之交谈时用德语，其他的主要用汉语。

这样呀呀的说话声与回答声混杂在一起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，传教士中有位叫鲁腾的，在口外跋涉了 4 年，绘有精密的地图，我们所带的不完全的东西真无法与之相比，在恳请之下，我们得到了其中的一张，真不知以后它会发挥多大的作用。此教堂还附设有学堂。

(11) 霍鲁斯塔因的一夜

14 日住宿在霍鲁斯塔因，这是 10 天的旅行中最辛苦的时候。上午走了 70 华里，在帕斯漠打尖，下午又走了 80 华里。出帕斯漠一会儿就是近乎水平的大牧场。迎面遇到了估计是镶蓝旗王妃的女车。过平地泉时雨潇潇地下了起来，夜色已暗，前路尚远，骑手

们害怕山上的鬼和狼出来，不断发出“豁——豁——”的声音以相互鼓劲，8点差20分才赶到一个叫作霍鲁斯塔因的院子，好几帮蒙古人和从归化来的苦力已经占据了屋子，好不容易才弄到一片仅供一卧的地盘。虽进入了梦中，但鸦片的臭味令人难受，而且半夜时旁边的蒙古人迷迷糊糊地到处踹门，真是受不了。

(12) 帐篷生活

关于蒙古人的风俗习惯，应该记的事情很多，但是篇幅有限，只能对其衣食住略述一斑。

其住所不消说就是毡房，即帐篷，是直径一丈许的圆形，都用羊毛作的毡子覆盖，用驼毛作的绳子编结，人口处设有2尺5寸宽、4尺长的窗子，以开闭门户，其内部的正面设有佛坛，寝床等其他东西陈放整然。

食物是羊肉，将之放在固体的干牛粪上烧着吃，黄油和奶酪是蒙古人发明创造的东西。

饮料是牛乳和砖茶，他们嗜好砖茶，正如世人所熟知的那样，是由于他们不吃蔬菜，为了防止坏血病而自然形成的。

衣服与日本相同，上衣与裤子没有区别，自然下垂，以皮毛作里，中间扎着红色和黄色的带子，看起来极其笨拙。

我们所经过地方的蒙古人中，大多感染了开化的文明之风，可以看到在帐篷之外还有中原式的房屋，而且在其帐篷旁边大多树立着三角旗，其上写有喇嘛教经典中的文句。

与面对心思细密、巧于辞令的中原人不同，跟极其单纯快活，且富有宗教心的蒙古人接触，一种快感油然而生。

值得惊异的是他们的畜牧之精致和骑马技术之娴熟，他们步

行时总显得笨拙 但一旦跨上鞍 便驰骋自如 举动轻捷 完全像换了个人似的。

起于新疆嘉峪关 终于山海关的长城 这一空前绝后的雄伟工事，只不过是丈余高的壁垒，对其效果如何抱有怀疑的大有人在，但对于离开马便不能痛快地行动的塞外轻骑来说，确实是有效的。

(13) 喇嘛教政策及蒙古人的将来

君临中华的历代统治者 对朔北强敌的恐惧 由来已久。他们铁鞭一挥 转眼就越过阴山 直迫长城 到处烧城杀人 所向无敌，真是所谓天马行空，有诗人写道：

北海阴风动地来 阴君祠上望龙堆 髑髅尽是长城卒 日暮沙场飞作灰。

而秦始皇，则发动了空前的土木工程，蒙古人的凶猛的程度真让人吃惊。

清朝立国后 认识到以武力不能使蒙古人屈服 而长城连居庸关这样的坚固关口也不堪一击，于是阴险地采取了巧妙的政策。他们利用蒙古人笃信喇嘛教这一点，对之锐意奖励，一方面讨得他们的欢心，另一方面让他们孜孜于过去和未来问题，而无暇思考现世的荣华功名，同时那和平神秘的教义还可使其骠悍好战、崇尚杀伐的性格变得平和柔顺，收到一举两得的功效。

看，清政府是如何优遇喇嘛教的。

顺治八年（1652年）达赖喇嘛开始入京 朝廷建了黄寺以欢迎之，万乘之君也诚惶诚恐地前往此虚假的活佛面前执礼叩头，其后赐与他‘西天大善自在如来’的称号。

根据乾隆三十九年（1775年）的上谕 对佛教的其他宗派大加